

硬實力中的軟實力與銳實力： 戰爭中的非軍事武力行動

郭盛哲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摘 要

在原有的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對比之外，本文嘗試加入第三個實力類型—銳實力。銳實力是一項獨特的類型，它兼具軟實力的非強制性質，以及硬實力的主動積極性，可提供檢視現實環境中更完整的理解。本文嘗試觀察在以硬實力手段作為訴求的戰爭中，可否觀察到軟實力與銳實力的運作，藉此闡述三者的關係其實是密不可分、相互生成。檢視歐洲十五與十六世紀的主要戰爭之後，本文發現許多軟實力與銳實力在戰爭中生成並產生程度不一的影響結果。在結論中，本文提出「鑲嵌」的概念用以描述三種實力之間的關係：軟實力與銳實力鑲嵌在硬實力當中，當硬實力運作時，會穿插與滲透著強弱、主動被動、積極消極程度不一的銳實力與軟實力，對結果產生影響。如果鑲嵌的性質確實存在，未來的研究將嘗試說明在硬實力中產生銳實力與軟實力的機制為何，並且以現代的戰爭作為觀察的對象。

關鍵詞：硬實力、軟實力、銳實力、戰爭、鑲嵌

Looking for Soft Power and Sharp Power inside Hard Power: Non-Military Operations during Wars

Sheng-Che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Based on the already well-known contrast between hard power and soft power,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add the third type of power into the model – sharp power. Sharp power is conceptually unique since it comes both with soft power’s non-cohesive and hard power’s initiative-pushful nature, which helps us to reach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ow three types of power work in the real world.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amine if sharp and soft power can be found in a typical hard power operation – wars, and it can demonstrate the interconnected and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if so. After examining the major wars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y Europe, many sharp and soft power actions are found and have great impact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se wars. In the conclusion, the concept of “embeddedness”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three: sharp and soft power are imbedded in hard power. As a hard power is in action, such as war, sharp and soft power might emerge and operate with various degrees of strength and influences. If the embeddedness can properly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ree, the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why and how sharp and soft power occur and how they develop from hard power. Modern wars are also proposed to be analyzed in the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hard power, soft power, sharp power, wars, embeddedness

軟實力(soft power)的提出以及與硬實力(hard power)的對比，已被廣為討論與熟知，成為討論國際關係的重要途徑(Ilgen, 2016)，甚至成為評比國際社會在這方面表現的標準(McClory, 2017)。本文在檢視此一對比關係後，嘗試加入另一個類型—銳實力(sharp power)。除了讓原本對比關係可能更完整外，本文亦提出這三者之間新的特殊關係：硬實力無須與軟實力或銳實力形成對立的關係，而是後兩者可以從硬實力當中生成與發展。

壹、硬實力、軟實力與銳實力

硬實力、軟實力與銳實力三者的概念其實是交織在一起，硬實力反而是軟實力被提出後才出現的名詞，而銳實力則是近期才被提出的概念。底下依序討論之。

一、硬實力

硬實力概念的發展頗為獨特，它其實是因為稍後將介紹的軟實力概念而凸顯出來。原本在國際政治關係的理論架構中，一國用軍事與經濟的強制與懷柔手段迫使另一國屈服，是在國際現實主義架構下常見的典型模式，並未被給予硬實力的特定名詞(Campbell and O'Hanlon, 2006)。後來因為軟實力概念的提出，使得原本的典型模式相對被定義為硬實力。

硬實力有分懷柔手段與強制手段，前者包括了減少貿易障礙、壁壘與關稅等措施，或是強國將弱國納入軍事保護同盟當中；後者包括貿易制裁、軍事威脅與干預行動，兩者都是試圖令對方國臣服己國的意願(Ernest, 2008)。但不論是懷柔或強制手段，都只是強硬程度的區隔，它們本質上都是屬於強制性質。

硬實力一直是美國對外國際關係的常態性手段，從上個世紀的二次大戰後成為超級強權，歷經韓戰、越戰與冷戰的對抗，到本世紀初以來的伊拉克戰爭(亦稱第二次波斯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反恐戰爭，均將硬實力手段奉為圭臬。由於美國過於仰賴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的思維，相信單方面採用

硬實力手段即可解決國際爭端，然而國際問題的複雜度往往遠超出決策者預期，硬實力在上個世紀末已開始受到學者的質疑與挑戰。

二、軟實力

軟實力的概念由哈佛大學政治學者奈伊(Joseph S. Nye)所提出，主要的用意是平衡過去美國國際關係過於仰賴硬實力的傾向，提醒政府高層有相對於硬實力的其他選項。不同於以軍事或經濟的硬實力強制他國屈服，軟實力訴求的是自身優異條件所產生的吸引力，使得他國自願與自己共同合作，以和平的方式達成雙方各自的目標，例如文化、生活方式、政治價值觀的吸引力、以及建立國際規則與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都屬於軟實力的方式(Nye, 1990, 2002, 2004)，而奈伊認為美國的軟實力正處於衰退當中(Nye, 2015)。表一呈現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對比。

表一：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對比

	硬實力		軟實力	
	軍事實力	經濟實力		
行為	強制、威懾、保護	勸誘、強制	吸引力、議題設定	
最可能資源	主要途徑	威脅、軍力	酬賞、懲罰、收買	價值、文化、政策、制度、習俗
	政府政策	強制外交策略與戰爭	援助、誘因及收買	公共外交策略、雙邊或多邊外交策略

資料來源：Nye, 2004:5-10, 30-32; 韓慧林，2009:71。

事實上奈伊並不認為軟實力本身就能取代硬實力，而是認為兩者應該融合，適當的組合運用，才能達到最佳的效果，因此他後來提出「巧實力」(smart power)來加以補充(Nye, 2009, 2011)。不過巧實力並非新的概念，只是他用來指稱綜合運用兩者時的名詞，此處不另作討論。

三、銳實力

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在 2017 年發表了一份報告，當中提出了銳實力一詞。這份報告直接指名數個極權國家，認為它們主動運用許多文化、媒體的手段，積極干預並操縱其他國家的輿論，以達到特定的政治或經濟目的。該基金會的目的在提醒西方民主國家注意這個趨勢，並採取行動來制止這些國家的作為(Walker and Ludwig, 2017)。這些被指名的國家，其中之一就是中國大陸，被認為以國家的力量積極干涉拉丁美洲國家的各項事務，以達到特殊目的(Cardenal, 2017)。

接著這份報告之後，美國主流媒體「經濟學人」(Economists)在 2017 年 12 月 14 日以封面專題「銳實力：中國影響力的新型態」(*Sharp Power: The New Shape of Chinese Influence*)詳加報導中國運用銳實力的現況，結論中呼籲西方各國以自身的珍貴資產與價值，如反情報、法律、獨立媒體來反制這些企圖。

銳實力的出現並非由學術社群逐漸醞釀而成，而是由政治立場鮮明的組織所提出，並被媒體加以報導，是屬於高度政治化的名詞，用來批判包括中國大陸的極權國家之野心企圖。學術界也尚未針對此一看法作學理上的討論，也因此它仍不像軟硬實力具有學術上的定位。不過本文卻認為此一名詞具有概念上的價值，若能擺脫政治色彩性質，就能成為一個獨立且實用的概念。關鍵在於銳實力同時具備硬實力與軟實力的部分特性，成為概念上頗為獨特的實力類型。底下簡要說明之。

四、用三種實力所建構的分析架構

軟實力與銳實力都可以視為硬實力的對比，都是在硬實力之外，以非強制的手段達到目的，但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採取手段的積極性。奈伊所提出的軟實力是一個以自身特殊的文化或價值吸引對方自動願意與己方合作，這

是一個屬於消極與被動的手段。而銳實力雖然也是以軟性的文化價值作為吸引，但卻是屬於主動出擊的積極手段。

以中國大陸為例，奈伊認為中國大陸具備許多軟實力的特質，吸引世界各國前來學習與投資(Nye, 2005)；相對地，銳實力的提出者認為中國大陸以軟實力為包裝，實際上是主動試圖美化他國對中國大陸的觀感，進而達到干預他國內政與外交政策的目的(Walker and Ludwig, 2017; Cardenal, 2017)。如前所述，雖然後者目前仍是一個試圖揭露專制政權企圖的高度政治化名詞，但在概念上卻意外補足了軟實力的另一面，也就是主動積極的性質。如此一來，加入銳實力將可以更全面的觀察原本軟實力與硬實力的對比。

此處歸納出三種實力的兩個層面，一個是該實力是強制性或是非強制性，另一個是該實力是積極主動或是消極被動。圖一呈現以這兩個層面歸類這三種實力的結果。

	積極主動	消極被動
強制	A：硬實力	C：矛盾，尚未出現的類型
非強制	B：銳實力	D：軟實力

圖一：以兩個層面歸納三種實力的分類

在 A 格中是傳統上的硬實力，既是強制也是積極主動；在 D 格中則是對應於硬實力的軟實力，是非強制也是消極被動；在 C 格中，由於強制與消極被動兩種性質處於矛盾狀態，目前並未出現適當的實力類型可以歸類到該交集；在 B 格中則是新出現的銳實力，它具備與硬實力相同的積極主動性，也具備與軟實力相同的非強制性，是一個新的類型。

五、硬實力中的軟實力與銳實力：以戰爭為分析對象

圖一的分類是本文以理想類型(ideal type)呈現三種實力區隔，以作為理解三者不同的性質，但本文期望更進一步顯示三種實力在現實國際關係中是

交織在一起，但又並非只是單純的組合運用，因為那在本質上仍然是相互區隔的。本文嘗試呈現的是銳實力與軟實力會在特定情境下、有意或無意生成自硬實力當中，並且逐步展開。筆者先前曾嘗試觀察在軍事行動可能的軟實力行動，結果發現政治作戰的許多行動符合軟實力的類型(郭盛哲，2011)。現在加入銳實力的概念後，試圖擴大至戰爭的領域，觀察當中是否出現非軍事武力行動的銳實力與軟實力。戰爭是國家所從事最典型的硬實力形式，若能從當中發現非硬實力的運作，應可適當地說明本文的論述。

筆者持續進行歐洲自十五世紀起的戰爭變遷分析(郭盛哲，2014, 2015, 2017)，本文以此作為基礎，觀察軟實力與銳實力如何能夠在歐洲各國之間的戰爭中運作。選擇歐洲十五與十六世紀作為分析起點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十五世紀是近代歐洲民族國家生成的起點，歐洲逐漸脫離中世紀封建王國的形式，轉變為以民族國家的政體為主；其次，歐洲各國開始運用火藥與國家化之專業軍隊進行軍事對抗，逐步擺脫過去採用冷兵器與仰賴傭兵的作戰方式，成為軍事武器與組織發展上的分水嶺；第三，歐洲各國的戰爭開始組織化、激烈化與大型化，同樣成為戰爭型態的分水嶺；第四，在國際戰爭中，各國之間形成聯盟形式對抗，但這些結盟關係多變且極不穩定，各種加入、退出與轉變立場非常頻繁地發生，並且持續延伸至十六世紀，成為歐洲各國競爭模式的常態。這些性質使得歐洲的戰爭非常適合作為觀察銳實力與軟實力在當中的運作，也就是在單純的武力對抗中尋找出可能的非軍事武力行動。

貳、十五世紀歐洲主要的戰爭與分析

關於十五世紀的歐洲軍事競爭，此處區分為兩大部分討論：一為歐洲文明與外在文明的對抗，另一個為歐洲內部各國之間的對抗。前者最重要的發展是鄂圖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滅亡拜占庭帝國；至於歐洲內部的競爭，有兩大戰爭的發展成為本世紀軍事對抗的主軸：一是英法百年戰爭，戰爭的結果確立十五世紀歐洲的基本格局；另一則是雖然較不為人熟知但頗為重要的戰爭：法王路易十一與勃根地公爵的對抗，路易十一的獲勝確立了路易王

朝的後續統治與法國的強權地位。此節將依序探討這兩個部分當中可能的軟實力與銳實力要素。

一、鄂圖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

鄂圖曼帝國的穆罕默德二世(Sultan Mehmed II)於 1451 年登基時才十九歲，他便開始積極謀取前幾任君主未完成的目標：攻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歐洲各國認為他過於年輕，應不構成太大的威脅。他繼任後隨即派遣大使巡迴各國表達友善，使各國相信他不具威脅，但這一切只是長期欺敵準備工作的一環(Barkey, 2008; Inalcik, 2013)。

此處省略穆罕默德二世攻打君士坦丁堡事前在軍事上的佈署，但有一件發展頗為關鍵，成為攻陷君士坦丁堡的重要因素。由於君士坦丁堡是當時城牆最堅固、易守難攻的城堡，因此需要大型火砲作為進攻利器，然而當時並不具備可以轟垮如此厚重城牆的火砲。一位匈牙利的工程師厄爾班(Urban)設計一款稱之為「巴西里卡」(Basilica)的大砲，能夠發射 600 磅(272 公斤)的砲彈達一英里(1.6 公里)遠。原本厄爾班想將他的發明賣給拜占庭帝國，但帝國的財力負擔不起。於是他改與鄂圖曼帝國接觸，穆罕默德立刻同意他的設計，並提供他雄厚的資金與物資，讓他在三個月內製造出這款大砲，果然在後來的攻城行動立下大功(Dupuy and Dupuy, 1993; Rogers, 2010)。

穆罕默德在 1452 年 4 月 6 日發動攻城，此處省略攻城的過程，但在初期的僵局中，有件事情凸顯非軍事武力層面的安排。5 月 21 日，穆罕默德在發動總攻擊之前，派特使進城與對方談判，表示如果對方願意投降，他願意解除封鎖，讓皇帝與居民帶著財產離開。此外，他也會保留皇帝為伯羅奔尼撒半島的統治者。最後，對於決定繼續留下來居民，他也願意保證他們的安全。這其實是當時相當罕見的優渥條件，若觀察穆罕默德後來攻下城後的舉止，他應該會信守承諾。可惜拜占庭皇帝並未接受，雙方終究走上軍事對抗之路，也導致後來較為悲劇的結局(Crowley, 2005; Harris, 2010)。

穆罕默德在攻下城之後，的確為了報復守軍沒有接受他的納降條件而讓他的部隊屠城三天，但是他也同時做了項具遠見的安排。他派出衛隊保護主要的建築物、教堂、政府機構、公共設施等場所，不讓官兵任意掠奪(Nicolle,

2000; Uyarand and Edward, 2009)。此點讓後來改名為伊斯坦堡(Istanbul)的這座城市能夠成功的作為鄂圖曼帝國的首府，並成為帝國四處擴張的中心，這應可以解釋為原本拜占庭帝國所建立的西方文明成為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使得鄂圖曼帝國認為值得保留敵方軟實力的一種作為。

觀察上述的作為，在這場戰爭中，穆罕默德二世上任後派出親善大使消除各國疑慮的作為(非強制性與積極主動)，以及提出優渥受降條件給守城軍民(非強制性與積極主動)，均可歸類為銳實力的運作。另一方面，匈牙利工程師厄爾班願意替歐洲以外文明貢獻其所長(非強制性且被動消極)，則可歸類為帝國軟實力的發揮，吸引對方自願前來：鄂圖曼帝國的文明與財富吸引歐洲文明的技術人員投效。最後，帝國在攻下城後，保護城內主要設施不被掠奪，可視為歐洲文明在君士坦丁堡的建設吸引鄂圖曼帝國文明的尊重與保護(非強制性且被動消極)，也是一種軟實力的表現。

二、英法百年戰爭

英法百年戰爭是上個世紀的十四世紀就開始的戰爭(1337)，英法雙方在十五世紀初因停戰協定而進入休戰狀態。由於法國內部的動盪(國王發瘋與貴族內鬥)，英國試圖抓住機會而在 1415 年重啟戰端。英軍方面，英王亨利五世(Henry V)御駕親征，勢如破竹，一路挺進到法國北方的阿金庫爾，與前來迎戰的法軍形成對峙並交戰，史稱阿金庫爾戰役(Battle of Agincourt)，是英法百年戰爭在十五世紀初期的關鍵戰役。

(一)阿金庫爾戰役

此處要討論的是軟實力的一項重要因素：士氣。當時英軍士氣高昂，法軍則無堅強的抵抗意志，但是擁有兩倍於英軍的兵力。戰鬥展開後，由於特殊的戰場地形因素以及法軍指揮官的錯誤判斷，英軍以寡擊眾，獲得初步的勝利，擄獲大批法軍官兵。此時英王亨利五世做了一個相當殘酷的決定，下令當場處決數千名的戰俘，只留下最高階的軍官。這項大規模就地處決的行為在當時極為罕見，因為戰俘通常代表未來可以換取高昂的贖金。不過，當準備再次發動攻擊的法軍看到如此多的貴族與士兵被處決，紛紛棄械逃離，法軍就此土崩瓦解(Barker, 2005; Curry, 2006; Mortimer, 2009)。

儘管英王亨利五世的這項決定非常殘忍，但依照當時法軍人數遠高於英軍、法軍的武裝完備且優良、且法軍準備再次發動攻擊的狀況下，他決定採取這個方式來震懾對方的士氣(屬於非強制性與消極被動的軟實力)，並且也達到威嚇敵軍而撤退的效果，凸顯出戰場上士氣之關鍵性。

(二)法國聖女貞德

百年戰爭發展到後期，法軍節節敗退，眼看整個法國江山不保，這時卻出現戲劇化的轉折，那就是歷史上不斷被傳誦的聖女貞德(Joan of Arc)傳奇(Rogers, 2010; Russell, 2005; Spoto, 2007)。此處省略她出現、被法國王室半信半疑交付任務的過程，直接來到 1429 年她率兵解圍被英軍包圍的奧爾良(Orléans)。基本上，貞德並沒有任何軍事上的謀略，就只是盲目的帶領軍隊往前衝。英軍的心理被這位傳奇人物所迷惑，對她產生恐懼與逃避，部隊就被法軍衝散並潰逃，貞德也完成解圍的任務，並在往後數次戰役中如法泡製成功。

貞德的成功不具任何軍事戰略或戰術上的意義，完全是在當時眾人缺乏科學知識、一切以宗教信仰為主的特定時空背景下，所達到的偶然成功(Brooks, 1999; Fraioli, 2002; Meltzer, 2001)。唯一可以拿來討論的是她激起了當時法軍喪失已久的民心士氣(屬於非強制性與消極被動的軟實力)，法國軍民姑且就相信她一次，在第一次的偶然成功之後，全軍的士氣被鼓舞了起來。雖然在前幾次成功之後，她盲目執著的進攻就逐漸不管用了，最終也被自己人出賣，被敵方擄獲並遭火刑處決，但關鍵是往後整個戰局的發展就此逆轉，法國得以重新站穩腳步並接連獲勝，先是迫使英國簽訂停戰協定，並在停戰期間整軍經武，然後發動反攻，最後將英軍逐出法國領土。

三、法王路易十一與勃根地公爵的對抗

百年戰爭結束後，路易十一(Louis XI)於 1461 年繼任王位，此時他芒刺在背的就是過於強大的地方貴族，當中又有勇士查理(Charles the Bold)之稱的勃根地公爵最為強盛(Vaughan, 2002)。路易十一與他一直纏鬥到 1477 年，才終於剷除他的心頭大患。此處強調的是路易十一並非單純靠軍事武力，而是透過複雜與充滿算計的外交手段，利用別人之手除掉這個強敵。

路易十一即位之時，無論在財富與軍隊數量上其實都不及勃根地公爵。當時勃根地公爵富可敵國，擁有歐陸配備最完整與訓練最精良的軍隊。路易十一無法與他正面對抗，因此轉而採取繁複算計的外交操作，與敵人的敵人合作，逐步達到除去對方的目的。路易十一首先與勃根地公爵簽訂和約，降低公爵對自己的警戒心。接著路易十一以自身優渥的條件，像是承諾土地或財富，逐步與受到勃根地公爵威脅的鄰國斡旋，策動他們與勃根地公爵作戰，雖各自有勝負，但已達到折損勃根地公爵軍事實力的目的。最後路易十一策動瑞士派出精銳傭兵在南錫戰役(Battle of Nancy, 1477)與勃根地公爵作總決戰，結果勃根地公爵兵敗戰死沙場，至此路易十一終於藉由他人之手除掉法國最強大的貴族，讓他的王室能夠持續統治法國(Gunn, 2006; Kendall, 1971)。

歷史上能夠成功運作讓別人以軍事方式替自己排除敵人的例子十分罕見，應可歸因於歐洲十五世紀起逐步形成的多國競爭體系，因為敵人的敵人即可能成為自己的盟友，這種詭譎多變的聯盟關係往往造成意想不到的結果。路易十一的例子應可視為充分利用己方的非軍事條件、主動並積極誘使對方願意與自己合作(非強制性與積極主動)，可作為銳實力的典型例子。

參、十六世紀歐洲主要的戰爭與分析

十六世紀的歐洲軍事競爭同樣區分為歐洲文明與外在文明的對抗，以及歐洲內部各國之間對抗兩大部分。前者的主軸依舊是鄂圖曼帝國對歐洲的威脅，後者則是歐洲各國的海外擴張以及各國之間的頻繁戰爭。底下我們依序選擇顯著的例子加以呈現。

一、鄂圖曼帝國在羅德島包圍戰中的罕見安排

在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的領導下，鄂圖曼帝國在本世紀達到全盛時期。他在 1520 年剛就位時，試圖打開帝國在地中海的通路，因而位於希臘南方由基督教徒所掌控的羅德島(Rhodes)成為必爭之地。經過長期

準備，他於 1522 年 7 月 28 日發動攻勢。雖然土耳其軍隊攻入城內，但遭到守軍頑強抵抗，在城內與土耳其軍隊形成對峙。蘇萊曼大帝為避免進行可能傷亡過於慘重的巷戰，開始與守軍談判，願意給予非常慷慨的條件：守軍有 12 天的期限離開羅德島，並且可以攜帶武器與貴重物品離開；居民可在三年內自由離開；教堂不會被改為清真寺；軍民在五年內不用向帝國繳稅。這些條件在當時可說是不可思議的寬容(Brockman, 1969; Reston, 2009; Smith and DeVries, 2011)。

這個情況跟 1452 年鄂圖曼帝國圍攻君士坦丁堡時幾乎如出一轍，都是給予守軍優渥的受降條件。唯一不同的是這次守軍接受了這些條件，投降撤軍，保住了生命財產，帝國也遵守承諾，依約執行。帝國再一次以己方優渥的條件吸引對方合作(非強制性與積極主動)，與君士坦丁堡那次不同的是，這次對方同意接受，是一次成功的銳實力運用。

二、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外擴張策略差異

這個世紀是海洋大發現的探險時代。以葡萄牙和西班牙為首的歐洲各國紛紛向海外拓展殖民地，引進無數的奴隸、香料、皮毛、貴金屬，賺取幾乎無窮盡的財富。在這當中，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外擴張策略呈現本質上的差異，顯示出他們運用軟硬實力的基本不同哲學。

葡萄牙在印度洋建立起龐大的海洋帝國，關鍵人物是阿爾布克爾克將軍(Afonso de Albuquerque)。他明白海權力量不能單靠戰艦與武力，他的策略是在海岸廣設貿易站(trading posts)，然後依此建立海洋貿易網路。但他並未採強奪豪取的手段，而是吸引當地印度教或回教的領袖的同意後再設立，如果未能如願，才以武力威脅(Bethencourt and Curto 2007; Disney, 2009a, 2009b)。相對地，西班牙則是在中南美洲建立它自己的龐大殖民帝國，但是卻採取相反的策略。西班牙所到之處都是以武力征服的手段，搭配欺騙、違背承諾的方式，完全以軍事的硬實力征服並摧毀當地的文明，不給對方有任何活口的機會，被他們撞見的中南美洲當地古文明，無不被殺戮到血流成河、文明灰飛煙滅(Elliott, 2007; Kamen, 2004; Thomas, 2004)。

為何有如此差異，並非本文討論主旨，不過簡要的說，西班牙的宗教傳播被置於最高目標，貿易才是其次，以至於對異教徒的態度十分殘忍、沒有任何寬容的餘地。然而對於葡萄牙而言，國家最優先的目標是貿易，對於宗教就不必過於堅持。此處我們看到葡萄牙採取的是銳實力的策略，先主動以有利的條件吸引對方合作(非強制性與積極主動)，而西班牙則純然採取硬實力的手段，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完全不給對方任何妥協的餘地(強制性與積極主動)。在同一個時間、同樣建立龐大的海洋帝國，兩者卻是以不同的實力邏輯建構而成。

三、錯綜複雜、詭譎多變的結盟關係

在十六世紀的主要戰爭中，重複出現一個特色，就是各國會依照自己的宗教信仰、利益等條件，各自結盟為通常是兩大陣營進行對抗。但是除了主戰國之外，各自陣營的國家成員是不穩定的，經常出現退出、重新加入、甚至加入對方陣營的情況。這其實是從十五世紀就開始逐漸形成的歐洲軍事競爭特色，基本上是因為歐洲本身是多民族形成的多國競爭體系，當某一國逐漸興起成為強權，各國會依照自己的利益聯盟起來，阻止該國過於強大到吞噬全歐洲，使得歐洲各國仍維持一定程度的權力平衡，避免單一強權過度強大的情形發生。

在各國進行結盟的過程中，反映的是銳實力或軟實力的複雜運作。以十五世紀末一直打到十六世紀中期、發生在義大利北部地區的「義大利戰爭」(Italian Wars, 1494-1559)為例，它的不同階段將這個特性發揮到淋漓盡致(Black, 2002; Blockmans, 2002; Mallett and Shaw, 2012)。

在第一階段的「第一次義大利戰爭」(First Italian War, 1494-1498)，法國與瑞士、米蘭公國結盟後，法國揮軍入侵那不勒斯公國，但隨即瑞士退出與法國的同盟、米蘭反戈到敵方陣營，而那布勒斯立刻與西班牙、英國、神聖羅馬帝國、教廷國、威尼斯以及米蘭結盟，共同對抗法國的入侵，迫使法國收兵撤退。

到了第二階段的「第二次義大利戰爭」(Second Italian War, 1499-1504)，原本與法國敵對的威尼斯、教廷國，現在與法國聯盟。法軍入侵米蘭，接著

又攻打那不勒斯，而且原本是法國宿敵的西班牙竟然還加入法國陣營，只不過沒有多久，西班牙翻臉與法國敵對，雙方激戰極為慘烈。

在第三階段的「康布雷同盟戰爭」(War of the League of Cambrai, 1508-1516)、第四階段的「查理五世與法蘭西斯一世的第一次戰爭」(First War between Charles V and Francis, 1521-1526)、第五階段的「查理五世與法蘭西斯一世的第二次戰爭」(Second War between Charles V and Francis, 1526-1530)都重複上演類似的戲碼。甚至在第六階段的「查理五世與法蘭西斯一世的第三與第四次戰爭」(Third and Fourth War between Charles V and Francis, 1536-1544)，法國竟然做到與歐洲的宿敵鄂圖曼帝國聯盟，共同對抗西班牙與英國，令人瞠目結舌。到了最後第七階段的「瓦盧瓦王朝與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後一次戰爭」(The Last Valois-Hapsburg War, 1547-1559)，法國終於兵疲財盡，無力再戰並與各國簽下和約。

在這些令人眼花撩亂的結盟、退出、加入的過程中，有時是銳實力的展現，例如主戰國說服其他國家加入它的陣營、或者聯盟國之一被對方說服而加入敵對陣營(非強制性與積極主動)；有時則是軟實力的展現，例如其他國受到主戰國本身的條件吸引而自願加入它的陣營、或者受到敵對國的吸引而反戈投入敵對陣營(非強制性與消極被動)。除了義大利戰爭，在本世紀往後的大型戰爭中，都持續看到同樣的運作。例如「荷蘭獨立戰爭」在十六世紀的階段(Dutch War of Independence, 1568-1597)，英荷原本相互敵對，卻結盟對抗共同的敵人西班牙；又例如在西班牙無敵艦隊(Spanish Armada)被英國皇家艦隊殲滅的海戰中(1588)，英荷再次結盟，荷蘭封鎖港口，不讓無敵艦隊停靠，艦隊被迫繼續往北航行，最終難逃覆滅的命運。但是英荷兩國隨即在下一個世紀就因爭奪海上利益而大動干戈。事實上，在往後數世紀的歐洲戰爭中，這種極不穩定結盟關係的特性都一直不斷重複出現。

肆、結論

首先以表二綜整上述的發現。

表二：硬實力中的銳實力與軟實力：以十五與十六世紀歐洲戰爭為例

	硬實力 (強制性與積極主動)	銳實力 (非強制性與積極主動)	軟實力 (非強制性與消極被動)
	鄂圖曼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穆罕默德二世上任後派出親善大使巡迴各國，消除各國對帝國的戒心。 2. 穆罕默德二世在發動總攻擊前，提出優渥納降條件給守城軍民。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鄂圖曼帝國的文明與財富吸引匈牙利工程師厄爾班投效，替其製造攻城巨砲。 2. 歐洲文明在君士坦丁堡的建設吸引鄂圖曼帝國在攻下城後，進行保護不被掠奪的舉動。
十五世紀	英法百年戰爭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阿金庫爾戰役中，英王亨利五世決定在戰場上就地處決數千名法軍戰俘，此一殘忍且不符當時邏輯的舉動應是為重挫對方士氣，使其無法反攻。 2. 法國聖女貞德的出現使瀕臨瓦解的法軍重拾士氣，力挽狂瀾，反敗為勝。
	法王路易十一與勃根地公爵的對抗	法王路易十一慫恿勃根地公爵的鄰國與公爵作戰，最後策動瑞士在南錫戰役中殲滅公爵及其部隊。將政敵消滅卻完全不假於己手。	

鄂圖曼帝國的羅德島包圍戰	鄂圖曼帝國為避免攻城後的激烈巷戰，提出優渥的納降條件，對方答應接受後投降，帝國也依約執行，獲得這個重要的地中海據點。
十六世紀 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外擴張策略差異	相對於西班牙在中南美洲完全採取強取豪奪的硬實力手段，葡萄牙在印度洋建立龐大海洋帝國的方式，兼具了以銳實力吸引當地文明的合作與硬實力的武力威脅。
在戰爭中詭譎多變的結盟關係	主戰國說服其他國家加入它的陣營、或者聯盟國之一被對方說服而加入敵對陣營。一國受到主戰國本身的條件吸引而自願加入它的陣營、或者受到敵對國的吸引而反戈到對方陣營。

表二呈現即使被認為完全是訴諸硬實力的戰爭中，仍可觀察到銳實力與軟實力的運作，說明三者事實上難以完全各自獨立運作。雖然奈伊後來也提出巧實力的概念，認為硬實力與軟實力需搭配運用始能竟全功。但巧實力並未改變軟硬實力是相互對立的概念，另一方面，本文加入最近才出現的銳實力概念，將使對現實世界的分析更加完整，不必局限於傳統軟硬實力的對立概念。不過，需注意的是，軟實力與銳實力仍無法全然取代戰爭中的非軍事武力行動。戰爭中的非軍事武力行動仍然廣泛包含各種屬於硬實力的作為，例如大眾傳播媒體、心理戰、政治作戰、經濟封鎖等。本文所使用的非軍事武力行動一詞，是指軟實力與銳實力具備不採用武力行動的特質。

本文最後提出硬實力、軟實力和銳實力是「鑲嵌」(embeddedness)的關係，也就是軟實力和銳實力是鑲嵌在硬實力中。引用政治經濟學中鑲嵌的概念(Polanyi, 2001[1944]; Granovetter, 1985)，硬實力可以被視為是一種複雜的政治經濟行動，而在當中穿插與滲透著強弱、主動被動、積極消極程度不一的銳實力與軟實力，並對硬實力的過程與結果產生深遠的影響。

外交、軍事、經濟一直被視為是國家所採取的高度理性行動，此點並無疑義，然而鑲嵌的概念可以協助我們理解在高度理性的硬實力行動中，仍有隱約、不明顯但影響深遠的銳實力與軟實力運作其中。這些非硬實力的行動可能是臨時、短暫或微小，但對結果的影響卻不亞於硬實力當初所設定的目標。這暗示著硬實力本身無法作為全盤理解國家在外交、軍事、經濟行動的唯一途徑，而須融合銳實力與軟實力始能一窺全貌。

未來的挑戰在於如何說明硬實力運作時，何以銳實力與軟實力會產生並發揮作用的機制。如果鑲嵌的概念能夠適用於此，必須要能解釋兩點：第一，是什麼樣的條件、限制、機會導致銳實力與軟實力的出現；第二，銳實力與軟實力影響硬實力最後成功或失敗的機制為何。最後，未來在方法上也將嘗試以近代戰爭作為分析對象。

參考文獻

- 郭盛哲(2011)。國軍軍事轉型過程中的軟實力，頁 55-70，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60 週年院慶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郭盛哲(2014)。戰爭的變遷：十五世紀歐洲的軍事競爭。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郭盛哲(2015)。戰爭的變遷：十六世紀歐洲的軍事競爭。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郭盛哲(2017)。戰爭的變遷：十七世紀歐洲的軍事競爭。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 韓慧林(2009)。中共「軟實力」的啟發與作為。國防雜誌，24，70-79。
- Barker, Juliet (2005). *Agincourt: The King, the Campaign, the Battle*. London: Little Brown.
- Barkey, Karen (2008). *Empire of Difference: The Ottoma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thencourt, Francisco and Diogo Ramada Curto (2007).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 14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ack, Jeremy (2002). *European Warfare, 1494-1660*. London: Routledge.
- Blockmans, Wim (2002). *Emperor Charles V, 1500–15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ockman, Eric (1969). *The Two Sieges of Rhodes, 1480-1522*. London: Murray.
- Brooks, Polly Schoyer (1999). *Beyond the Myth: The Story of Joan of Arc*.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
- Campbell, K. M., & O'Hanlon, M. E. (2006). *Hard Power: The New Politics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Cardenal, Juan Pablo (2017). "China in Latin America: Understanding the Inventory of Influence." Pp. 26-36 in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 Crowley, Roger (2005). *1453: The Holy War f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sh of Islam and the West*. New York: Hyperion.
- Curry, Anne (2006). *Agincourt: A New History*. UK: Tempus.

- Disney, A.R.(2009a).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Volume 1, Portugal: From Beginnings to 18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sney, A.R.(2009b). *History of Portugal and the Portuguese Empire Volume 2, Portugal: From Beginnings to 18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puy, R. Ernest and Trevor N. Dupuy (1993). *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 From 3500 BC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Elliott, John Huxtable (2007).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rnest, J. Wilson (200-8). “Hard Power, Soft Power, Smar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 (1): 110–124.
- Fraioli, Deborah (2002). *Joan of Arc: The Early Debate*. London: Boydell Press.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481–510.
- Gunn, Steven J. and A. Janse (2006). *The Court As a Stage: England and the Low Countr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Suffolk, UK: Boydell Press.
- Harris, Jonathan (2010). *The End of Byzantiu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Ilgel, T. L. (Ed.). (2016). *Hard Power, Soft Power and the Future of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Inalcik, Halil (2013).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00*. New York: Hachette.
- Kamen, Henry (2004). *Empire: How Spain Became a World Power, 1492–1763*.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 Kendall, Paul Murray (1971). *Louis XI: The Universal Spider*. New York: W.W. Norton.
- Mallett, Michael and Christine Shaw (2012). *The Italian Wars: 1494–1559*. Harlow,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 McClory, J. (2017). *The Soft Power 30–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7*. Portland: The USC.
- Meltzer, Françoise (2001). *For Fear of the Fire: Joan of Arc and the Limits of Subjectivit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rtimer, Ian (2009). *1415: Henry V's Year of Glory*. London: Bodley Head.
- Nicolle, David (2000). *Constantinople 1453: The End of Byzantium*.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 Nye, Joseph S., Jr.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153-171.

- Nye, Joseph S., Jr.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ye, Joseph S., Jr. (2004).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Nye, Joseph S., Jr. (2009). "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 160-163.
- Nye, Joseph S., Jr. (2011).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Nye, Joseph S., Jr. (2015). "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Pp. 39-44 in *Paradoxes of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 Polanyi, K. (2001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MA: Beacon Press.
- Reston, James Jr. (2009). *Defenders of the Faith: Charles V, 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and the Battle for Europe, 1520-36*. New York: Penguin.
- Richey, Stephen W. (2003). *Joan of Arc: The Warrior Saint*. Westport, CT: Praeger.
- Rogers, Clifford (2010).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edieval Warfare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ssell, Preston (2005). *Lights of Madness: In Search of Joan of Arc*. Savannah, GA: Frederic C. Beil, Pub.
- Smith, Robert Douglas and Kelly DeVries (2011). *Rhodes Besieged: A New History*. Stroud: The History Press.
- Spoto, Donald (2007). *Joan: The Mysterious Life of a Heretic who Became a Saint*. San Francisco, CA: Harper.
- Thomas, Hugh (2004). *Rivers of Gold: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1490–1522*.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 Uyar, Mesut and Edward Erickson (2009).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From Osman to Atatürk*. London: Praeger.
- Vaughan, Richard (2002). *Charles the Bold*. Suffolk, UK: Boydell Press.
- Walker, C., & Ludwig, J. (2017). "From 'Soft Power' to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in the Democratic World." Pp. 8-25 in *Sharp Power: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